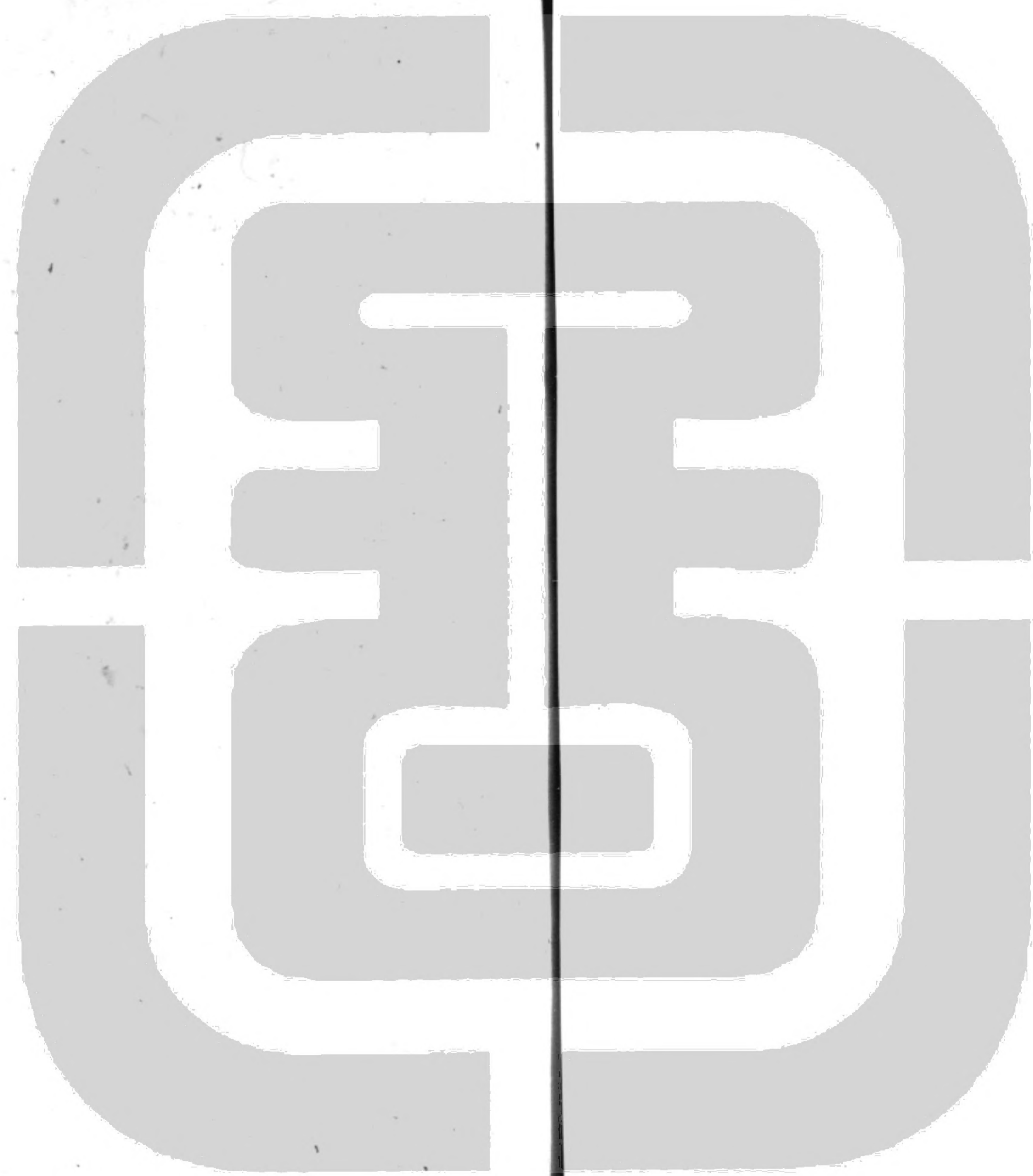


三
葉
大
定
本
增
廣
類
林





新編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一

平陽王明壽編

天文篇第六十三

天 河圖括象云混沌清濁既分謂之兩儀伏者為天偃者為地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物
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二千五百步東西廣四步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
月 淮南子云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滿而復缺也朔月也朔蘇曰者實也淮
也死復蘇生也晦盡也晦灰也弦月半若張弓望月滿日月望相望也
星 釋名云星者散也漢書云星者金之散氣春秋說題
南子曰日出於陽谷入於咸池算祭要
日 云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日分為星故其字曰生為星
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曰氣曰晷
雲 元命包曰陰陽聚為雲 莊子曰大塊噉氣其名為風八節之風謂
說文云雲者山川氣也
風 之八風春晴日出曰光風吹万物有聲曰籟
穀之精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六出雪曰周而左傳云平地尺
雨 釋名云水從雲下雨輔也言輔時生養 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濕則為雨
為雷
雪 寒則為雪沍勝之書云雪為五
穀之精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六出雪曰周而左傳云平地尺
霜 禮云霜陰陽之氣也陰
氣勝則凝而為霜也
雹 說文雹雨也左傳云一
禮云霜陰陽之氣也陰
雨 說文雹雨也左傳云一
禮云霜陰陽之氣也陰
虹 元命包曰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釋名曰虹陽氣之動也月令
章句云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與日相玄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蜺 說文曰雨止也
雨止雲罷兒也

贊

圓蓋之下

萬象三辰

風雲雷電

雨雪紛繽

窅然其氣

歛然其神

照臨有赫

利澤維均

惟人事之

順則道循

忠孝有關

乖戾斯陳

歲時篇第六十四

春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虛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律中太簇仲春之月
日在營室律中央鍾季春之月日在婁律中 下缺

道教篇第六十六

老子

內傳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
七十二歲而生常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室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母
左腋而生鵝髮童顏廣頰長耳大目疎眉方口厚唇頂有日光長二丈二尺有四

老子

十八齒耳豎天三門後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為函谷關令尹喜著道德經
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
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者然後人可服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即死伯陽
謂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
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北背遺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復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丹入口
即死弟子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奈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元意矣
因乃復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吾用此為不服此丹常自可更得數十年在世間遂不服乃

老子

魏伯陽

老子

魏伯陽

老子

魏伯陽

共出上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

仙去道途伐木人作書寄謝二弟子弟子悔恨伯陽作崇同契五行相類九三卷其說似周易

先生 晉文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為其号先生姓王名詡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季縱

涕泣然終不能寤秦儀導成列去先生與一僕履化為犬以引二子即到秦先生凝神守一在

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有十洲此草是祖洲不

始皇遣使費草問先生先生曰海中有十洲此草是祖洲不

死草也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葉生一株可以活千人

如孝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復

治黑字五行記兼服未央九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變化隱形以一人八刀作百千人能種五果立

便花實坐致行厨供數百人吹氣成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壺器便欲顛壞復指

之即還如故忽老忽少忽小忽大入水不沾召魚鼈蛟龍即日登岸後去不知所之

王遠 字方東 海人孝廉除郎中加中散大夫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盛衰之期後弃官入山修道

道成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遍載以詣京師遠低頭問不答詔乃懸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

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遠還鄉里同郡陳耽為駕道室旦夕朝拜之但

乞福未言學子道也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六畜無氣息田乘倍獲遠心語耽曰吾期

運當去不得久傳明日日中當告至於遠死耽知其化去具棺器燒香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

如蛇蛻後百餘日耽亦卒或曰耽亦得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遠初過吳行蔡經家經小

民耳遠語經曰汝應得度世汝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於是告以要言委徑而去經後忽身

体叢熱奔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其家視其被內唯

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多作飲食以

供後官至其日王君果來聞金鼓蕭管人馬之聲而莫知所在遠冠朱衣帶劍遠坐引見經父母

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

拜遠遠為之起立坐定麻姑云接待已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將復為陵陸子麻姑手

瓜似鳥瓜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瘡時得此瓜以肥背當佳也遠已知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汝何謂其瓜可肥背邪遠曰吾鞭不可妄得也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者經亦去其後數十年經復斬歸家而已

扶員曰

大道无為 而无不為 德侔天地 把握玄機

生而神靈 造化推移 經傳尹喜 禮答仲尼

耀古騰今 莫之等夷 玄元之教 萬世之師

神仙上篇第六十七

赤松子

秘術常乘一白驢日行數千里休則重疊之其厚如紙置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還成駟
職某年月日當至官至期登羽車而上升
紀有道士葉法善亦多知玄宗問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即死若陛下免冠洗足救
臣臣即得活玄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白蝙蝠精也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玄宗遽詣果免冠
洗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諱之恐敗天地間事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復生
其後果累乞歸恒州甚乃詔給驛送之歸云賜銀青光祿大夫号通玄先生入常山不知所終

神仙下篇第六十八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
廣成子曰尔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
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冥冥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汝形無搖尔精乃可長生慎内則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愛其和
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士將汝去無
窮之門考無極之野与日月參光与天地為常入其死而後獨存矣
云昇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荆而讀書畫地以記數一夕地多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年八十餘
強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鉢皆赤冬不著衣坐一石甕廣長三尺時人問此甕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
造網罟得此龜以授吾其背已平矣此龜日月之光一千年則
一出頭我坐此龜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越世人謂安万歲矣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
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
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迹遍於天下以
傲黃帝乃乘八駿之馬奔成辛行造父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尊車涉弱水魚鼈云電鼈以



為梁還登於岸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謔曰白雲在一道出悠遠山川、將子無死尚能後來王答曰余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此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生于雷首大行遂入王曰、周時尹喜既適流沙草樓在終南之陰王追有舊迹招隱士尹執杜冲居於草樓因号樓觀駕從詣焉王造崑崙特飲峰山石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沖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况其飲琬琰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彭祖**性錢東、碧藕白橘比日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王宮相與升雲而去**彭祖**諱鏗顯頊之玄孫也至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閑居不与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檮雲母粉塵粟角散常有少容然其性沉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或变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為少周游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謂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自從口中乃危坐拭目摩挲身體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軀中或疲倦不安便引道尋閑氣以攻所患心一其軀頭面九竅五臟四支至于毛髮比日令其至竟其氣雲行軀中故於鼻口下達十指末尋即軀和王自往門道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比日受之以恤貧賤略無所留彭祖曰欲奔形登天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為其次當愛精養神示葉草一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吾畏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憂患和氣折傷令肌膚不澤榮華焦枯恐不度世所聞又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中有青精先生者能終年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王但以彭祖之教試之有驗王傳彭祖之道欲祕之乃下令國中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彭祖祖知之乃去不知其所之後七十年人於流沙國西見之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道壽數百歲

黃鶴樓

江夏郡人幸氏酤酒為業一日有一道人形兒魁偉衣服藍縷掉臂入門就座殊无礼

乃追論其言以為彭祖經云兒願謂幸曰能以一盃好酒飲吾否幸氏子雖年少雅亦好道幸常與方外之士為友聞之欣然許詰即以上尊一盃奉之道人一盃盡之亦不相謝拂袖出門去至來日如期而來幸不待其求即以飲之飲已輒往去似此者僅半年道人和无一言幸氏子亦無倦色一日忽呼幸氏子謂曰我多負爾酒資也屬此行無錢奉酬遂探所携乃葉葉中得橘皮少許於壁上一仙鶴登畢指示幸云以此奉答但有

容飲酒即唱詩拍手以為節招此鶴當為君死以佐尊言許遂去幸亦未甚信之繼而有客三數人來見所登鶴問其所以幸以實告客於是依其言唱拍以招之其鶴修已踰籬而飛回翔宛轉良中音節以其橘皮所畫其毛羽帶黃人莫不敬焉幸當其時宛然素壁也無舞能而去則依然登鶴也自是人人爭欲來觀幸氏遂限之以沽酒之價非數千不能得現也十年之間家此窮危累千方一日其道入惠然而來謂幸氏子曰嚮時貧道飲公酒所答薄否幸見之拜且跪謝曰賴先生所登鶴令事產方之昔日何帝百倍未嘗一日敢忘恩德但恨不知先生所居今者承蒙不弃凡俗復此榮遇若能少留當各家具厨役之職供備洒掃先生有意終惠之乎先生笑曰我豈久此者耶於葉葉中取一短笺作數弄須臾有白雲自空而下全簷極間所登鶴飛下先生跨鶴乘雲而去闔郡望之者然投於雷漢

胡釘較

唐胡釘較不知名以釘較為業人

白樂天

唐會昌中李師稷中丞為浙東觀察使

傳誦之後奔家隱於嵩高山不知所終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非人間所有山側有人迎向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宮現通入見一道士鬚眉皓白復有一處院宇尚鎖云白樂天所居在國未再其人四語盡矣題詩云吾等真空不李仙恐君此語是靈情海山不是吾歸去則須歸歸兜率天

以芳綠華

神仙也與羊權云、勤人所不能勤君子人所不能君子人者嗜欲我行介

毛女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人游嵩華聞松栢

九百歲矣授權尸解其并隱影化形術而去特有人見於相東山中官人一日我秦之役夫也秦皇役調敏我道迹山中尔官人云始皇欲以我為殉因尔逃竄吾二人在山服草木少身輕遍躡生毛父之曰吾當去矣相別但竟起然莫知所之陶尹自此亦得道矣

常降於權教家

無諸惡德

願生无量壽佛所

王積薪

唐人嘗行山間迷失道遇夜見小茅舍即扣門求宿惟兩婦人遂止積薪使宿而無灯火無燈遂竊聽之新婦云新婦先從弟緣着也姑應之曰我從弟緣着也如此口言其着處初無其局至十餘往返姑曰新婦你輸十一路也婦曰然積薪一夜不寐采心記其着而終不能曉十一路之理凌晨具衣冠見之扣以某事老婦云汝然思當自得之積薪自此為天

李子全

李子全居嵩山下

少室中於虎口處中得黃帝陰符經本其本麻爛筆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一日於灤山下逢一老嫗奇之因隨其後見一樁樹嫗曰火生於木禍發必死嫗生於國時動必潰釜曰此黃帝陰符經母何得而意嫗曰吾受此經已三元二百甲子矣嫗乃其告所以嫗曰乃吾弟子也遂坐石上與說陰符之義有本者為師受者為弟子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如傳同好當盟齋而受之本命日誦三七遍可以延益年壽時已過吾有麥飯相與可取水來遂授一玉筮於谷口取水水滿盂而不能奔遂沉

往煒

不知何許人家貧

及回已失母所在惟留麥飯散於石上者美取而食之後遍遊名山不知所終 煒曰我家將不利於子汝可破體而遁煒即破體遁去而身墜罅井中井傍一穴有白蛇而項有教負疣煒宿念得火可矣忽有風飄野火入井得而夕之亦應手而落煒禱祝蛇曰汝若飛去當救我於難即跨其身蛇遂蜿蜒如有所適即於穴中觸一門即有人開蛇去及入如神守一室有琴棋煒取琴鼓之有一女出喜曰王京子乃佳家即君至矣延坐茶話久之又曰向有鮑姑又可留少許良久之二女出迎相見煒惟求速歸女曰待羊城使者來當送汝歸鄉里少頃果有一人騎白羊自空冉冉而下女曰崔郎欲求歸帝已配田夫人矣煒曰夫人謂誰曰齊王田橫女也即召夫人夫人不至曰未奉帝命不敢私詣遂與羊城使者歸女曰當與國室陽燧珠可直十萬貫錢至彼當有胡人自來買至鄉可具酒看於蒲澗寺迎我我當送田夫人來至氏遂別

去羊城使者送出穴煒至鄉不投諸寺而抵野即貨珠果有胡人見珠而喜曰即君入南越趙他墓中來不然何以得此寶珠我大食因失此寶已久有能玄象者云來夕國室當還我固侯之已久遂與錢十萬貫煒由此巨富至期日具酒看於蒲澗寺至夜半二女果送田夫人至夫人儀兒甚教正出語溫雅安酒後別去煒問夫人曰鮑姑是誰曰鮑靜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人間曰呼蛇為王京子者何也曰安期生常游斯龍廟王京故号王京子遂與夫人入羅浮山不知所終

赫貝曰

神之道 本乎精專 陽精陰魄 各務純全
煉陽致一 飛昇九天 淳陰至極 亦造重玄
瑤室圖錄 閨苑宗傳 上元王母 游鳥息鳥

鬼神篇第七十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病腰脚不能下床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

目斷日既漸晚忽一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馬從一女奴從里門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請問之佩以情告婦人曰吾伯國臣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產伯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于馬首誠得如此請以身為僕隸佩即入白母遂引至母前婦人終奪手候之母已能自動矣於是家惟懼遺以金帛婦人曰此猶未也當進一服藥非止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為天師再生未知何可上答婦人曰但不可細微許奉九即巾帶常得在太夫左右則可妄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為天師奴今反得為夫有何禮納為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即請一歸本家欲以車輦送迎因緯終不肯乘車

馬從女童修忽往來畧无蹤跡頗以為異一旦伺其出佩潛往窺之出是與門馬行空之中數馬間行者皆不見之佩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饋紙錢酒祭地見婦人下馬接而飲之女僅隨後收拾紙錢於馬上即变为銅錢方知其為妖異矣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牖借筆經借之於牖上題詩曰何人牖下讀書者南斗之外門偏閉如故乃知其非人也

扶員曰

鬼物陰靈 感斯則見 人苟惑之 隨情遷變
福少禍多 應機宜辨 桃莉巫師 靈符丹篆
邪氣既成 祛之已晚 以正處心 敬之斯遠

卷之十二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三

平陽王朋壽 編

婚姻篇第七十二

晉太子

左氏傳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之以女將逃婦謂秦女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巾櫛以固

子也從子而歸奔君命也不 **溫嶠** 晉書溫嶠字太真姑有女美姿容一日姑謂嶠曰當與妹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求一嘉婿嶠曰安比姑曰何敢希汝比後數日嶠白姑曰已得婿矣因下玉鏡奩一枚至期乃婚也女去障 列女傳 卞南申女許嫁而夫家禮不備女面扇笑曰我固疑是此老奴遂成姑舅之婚姻 曰夫家輕我一物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鄭太子** 左傳北狄攻齊齊求救於鄭鄭使太子忽將兵救齊大敗 朱陳村 徐

間有一村居民皆姓朱有一村居民皆姓陳始是二村世為婚姻風俗淳厚礼法簡嚴天下稱之曰朱陳村

扶員

婚姻之道 古昔所敦 以重嗣續 以正人倫
鳳占協吉 鴈幣斯臻 恩則夫婦 職則繁類
慈於教子 孝以安親 孰云齊鄭 有媿朱陳

死喪篇第七十三

魯哀公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与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性之始也死生之終

淮南子

淮南子云吾生有七尺之軀死有一棺之土 **季子平子** 魯季平子卒以君之璽瑞飲贈以

孔子

禮記檀弓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 **劉元濟** 宋

秦始皇

史記秦始皇之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為日

日冥冥詎知年竟号不可問應為直如弦

文王 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死葬於渴水之尾 梁水割齒其墓見 為江海金銀為鳥兒鶴 棺之前和文王曰請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明 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 墨子曰古者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骸衣三領足以覆 張朝使百姓皆見之 惡下不及泉上无通臭三王豈財用不足哉以為葬埋之法 董重卓 後漢董重卓死其黨葬於天 大雷雨漂其死出者數四

贊 死生定命 冥數莫移 進德積善 或能過期

驕恣克暴 短折傾危 紙衣瓦棺 巨次莫窺 奢淫厚葬 剖封暴屍 儉為世戒 黑羽往何譏

牀席篇第七十四

子孟嘗君

戰國策子孟嘗君家俠出行五 國至楚之楚王獻之以象牙床

武帝

西京雜記武帝宴西王母設珊瑚 床又為七寶床於桂宮紫錦帷帳

管寧

高士傳管寧字幼安常坐一木床 積五十餘年當膝處皆穿而不易

曾子

曾子疾革童子曰華而晚大 夫之望與曾元止之曰勿言之曾

子問之謂曾元曰子之愛我 不若是童子遂易篋而死 劉玄 漢書劉玄字聖公稱帝於南陽号更始 戴馮憑 漢記戴憑字次仲正旦朝賀帝會群臣能說經史者更 相詰難義有不通者奪其席以與通者馮憑坐數十席 管幼安 好李有太志常與友共 門者其友起視之幼安曰大丈夫當自取富貴何 原憲 家語子貢結駟連騎來見原憲 用者他人子非我友也遂割其坐席之半與之 原憲 原憲桑樞甕牖以席為門云

成王

尚書成王將崩南鄉敷重茂席東鄉敷 重底席西鄉敷重豐席南鄉敷重荀席

晉太子

晉東宮舊事曰太 子坐龍鬚席 毛詩

柏舟篇云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

贊

床席之設 本為身謀 以安以適 以息以休

龍鬚象牙 粧飾雕鏤 誨淫習奢 或承之羞 隱居志學 蒲菅茅蒐 槁梧枯木 惟道是修

扇枕篇第七十五

黃香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儒至孝 事母暑則扇枕冬則溫枕席

王美哉之

晉書王美哉之善書有老姥賣 素扇扇之取而書之姥不憚義

之謂曰但言王右軍書法如其言人爭市 之後持數扇來求書美哉之笑而遣之

盧毓

唐進士盧毓下第寓邯鄲却中坐而長 歎傍有磨石鏡叟問曰君何歎毓曰不能

如意故歎叟於囊探一枕傍有小竅與毓曰但枕此可以如意毓亦不甚信姑順其意取而 枕之以卧則遂夢入枕竅中則宛然在京師遂起奔擢第入仕娶妻歷任生三男皆婚媾已至年 老官顯甚榮耀一日老病且死聞其妻子舉哀聲遂颯然而悟 毛詩 角枕粲兮錦 則身在邯鄲却中老叟尚在傍於是枕還之遂孝道不復求仕

王宗寶

唐王宗寶巨富家有白龍皮扇每 夏日會客致于座隅則一室清寒

謝安

晉書謝安為相有故人來 見安安問其何有其人曰

有蒲葵扇數百未售安於是取其自持之朝士大夫 爭勸買之箴盡故人遂大有所得其為人望如此

扶員

資生之具 既多且繁 扇枕之設 隨時便安
寢焉斯稱 揮生則寒 蒲葵扇枕 望重朝端
幻化罔測 孝思莫刊 名同製異 巧拙存焉

舟車篇第七十六

丹朱

尚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傲周

周易

繫辭云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陳季

卿

唐陳季卿衡相間人久住長安未第一日訪僧於開元寺值僧出遂甜於僧房時有一

季卿

曰夕不到鄉里思家耳又曰庭下取一竹葉來季卿為取之老叟即將竹葉作一小舟粘於華夷

圖渭水上

曰先輩熟視之即當如願季卿視之則渭水波瀾洶湧身已在舟中順流而下旬餘到家

家住一日

自思以謂試期逼不可久留因復上所乘舟而來既已到

長安則方悟

急來開元寺則僧尚未至老叟尚猶擁榻而坐

宗後歸鄉

諸儒送之泰與雁同

舟而洛眾

賓望之以為神也

君尊書曰

為君娶五小女故相邀將書示充乃充亡父手札崔乃命女粒餽相見成禮三日

送充至家

經三年三月三充出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望岸充視車中見崔氏

與三弟兒

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曰

此君兒也

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清月朗

夜起誦詩謝鎮西亦泊此渚聞宏言詞皆素所未聞乃乘

小舟歷

諸商估向誦詩者或云素即也謝於是進舟與語大相賞結交而去

荀助為中書

盛和嶠為令監令從來共車出入嶠性雅正當疾口助諛後公

車來嶠便

登車向前坐不復容口助助方便不見車監令各給車從此始

為蜀太守

乘折轅車

堪其勞

遂死

人曰者殺

至頃之老子乘

青牛車而來

荀助為中書

盛和嶠為令監令從來共車出入嶠性雅正當疾口助諛後公

資生之具

既多且繁

扇枕之設

隨時便安

寢焉斯稱

揮生則寒

蒲葵扇枕

望重朝端

幻化罔測

孝思莫刊

名同製異

巧拙存焉

舟車之利

以濟不通

四溟浩渺

雖遠必窮

九州遼邈

雖廣斯從

一航万斛

其用則同

梁輶軼勒

戰艦蒙衝

聖人制衣作

世享厥功

燈燭篇第七十七

四明夫人

洞冥錄唐進士李華讀書於開元寺時夜將半開窓外有人吟誦聲華就

顧人牽衣

吊孤影華愛其吟因具衣冠出而邀之女子遂相頌揖詣華書室共坐女子自稱

云我為四明

夫人也及將曉辭去華謂其後見其入

言之於寺僧

有老僧曰此是

淮南子

淮南子萬畢術曰取蠟脂

為燈

置水中可見諸物

匡衡

匡衡

徐吾

徐吾

張湛

張湛

荀助

荀助

張湛

張湛

荀助

荀助

張湛

張湛

荀助

荀助

張湛

張湛

上貧婦人也與郡婦季吾合燭夜緝季吾曰徐吾無燭請無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在先卧常在後洒掃陳席以待來者今蓋一人燭不為其明去一人燭不為其闇何愛東壁之餘光令狐綯 史已下謂車駕來比皆趨階陛之下少頃乃綯也眾皆榮異之

唯至尊守方 顏叔子 史記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舍 所居宜分婦扣門得用故也

懶婦 紀異曰東海有魚其肉可以為油然之為飲燕之 懶婦魚 冠菜公 唐宋撫遺寇冠一特照夜不以油燈一色以蠟燭 林廷壯王 戰畧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有引所至雖瀾厠間皆燭淚成堆 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以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失以辱士乎乃命羣臣比日絕去冠纓然後上燭一本云欲罪其士或諫曰王飲人以狂蕪豈可責人以正礼王愧其言於是命坐客比日絕其纓

羔羊肉篇第八十

傳說

尚書說命篇高宗夢得說爰立作相乃命曰若作和羹惟鹽梅若金用汝作礪

宋公子家

左傳宋公子家公入見宋靈公

華元

說苑曰鄭伐宋宋將戰華元殺羊享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昔日之羊羹

華元

鄭伐宋

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宋師敗績

所得致於祖上以招高祖曰不來則烹之高祖曰我若約為兄弟我父即亦父也若必欲烹之予分我一杯羹高祖微時嘗過其寡嫂食嫂厭之一日又與賓客過之嫂伴為羹美盡轅釜聲高祖恨之及即位封宗族而兄之子不及封太公以為言

高祖曰非敢忘之為其母不仁遂封之為羹頡侯

司馬子期 戰國策曰中山君享大夫司馬

子期在焉羊羹不過子期怒奔楚楚伐中山

穎考叔

在傳穎考叔為穎谷封人有獻於鄭莊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曰小人

有母嘗君之食矣未嘗君之羹天也請以遺之

子孟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入坐云則坐雖流食菜羹不敢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孔子

鄉黨第十云祭肉不出三日非祭肉不拜雖蔬食菜羹

王曾

王曾宋人為丞相家人未嘗見其怒一日下朝甚晏極饒急索食家人欲試之使

如陳平

漢書陳平為里中杜分肉甚均父老曰善平日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林廷

楚辭曰懲於羹者吹蕪王逸注曰言人食羹而熱心中懲之見於蕪而吹之

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

張協

後語云張協嘗作七命曰封熊之

家貧不能置肉日買一斤猪肝

東方朔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

荀氏

漢荀氏作四時列饌傳曰春祠以曼頭餅夏以

食之有羹 以調五味 魚肉脯羞 老疾斯貴

各務適中 輔成食氣 飛走山淵 甘鮮肥脆

擄以刀砧 烹之鼎器 奉養過差 實傷仁類

奴婢篇第八十一

竹其子 史記殷紂暴虐其子諫之

不聽於是囚其子為奴

季子布 漢書季子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漢得天下布

遂封之 衛青 漢書衛青為平陽公主家奴相者曰後當富貴

石勒 晉末石勒上

童二區寄 唐柳子厚云童區寄者柳州華牧兒也行牧且弄二豪賊

盧全 唐盧全才高其家放韓退之嘗贈之以詩曰玉

司馬相如 漢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賣酒於臨邛市

陸賈 史記

非衣秀乃 晉裴秀之母裴氏婢也秀年十八有令望至而嫡母猶妬

鄭玄 說苑云鄭玄家以婢皆讀詩

徐甲 太平廣記老子西遊至函谷關欲賃一僕尹喜為求得徐甲遂

與之西之流沙且約曰以百錢為直凡役使者二百年累債直

遂成枯骨 左右為懇求老子復以符內甲口中

復生肌肉如故於是扣頭請罪誓以終身事老子

扶員 奴婢之名 非古所設 以罪目之 從而為別

盜財曰賊 禽捕曰獲 後世因之 利其廝役

始賤終榮 初窮後達 人未易知 遇之母勿心

四夷篇第八十二

冒頓 前漢匈奴傳月支欲殺冒頓冒頓歸頭曼頭曼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

射冒頓知其騎射今日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冒頓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悉

左右皆隨射殺頭曼遂自立矣 東夷夫餘國 北接弱水有軍事輒殺牛祭

天以蹄占吉凶出良 馬韓 韓種有一日馬韓二日辰韓三日弁韓國有調勇健者皆

其似西域浮屠也 辰韓氏 在馬韓東又有弁韓風俗頗同馬韓又 肅慎 獻其搭天石若爾後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成帝騎通貢百季龍問之云每候甲馬向

西南鳴者三年是知倭人在帶方東南云海中男子悉文身自謂太伯之後皮裹徒有大國使來也

方朝禪離等十國皆肅慎西並不詳其土風俗東夷都十五國也

見也子通服長裙褐或帶烏老日國西去洛陽八十二百里其地南至尉利西北至烏孫樓夫夫剪髮婦人衣襦龜茲其城三重中有樓乃王宮壯麗

煥若神大寬西接洪土南至尹氏北接康居多良馬人多鬚髮婦康居國在大宛居也人以金同心指環為聘無義爭分銖之利也

同大秦國大秦國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椽琉璃為墻壁水精為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一

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則更立其人放其舊主被放者不敢怨也南蠻北戶向無霜雪貴女賤男先聘婿北狄戎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實其也

扶桑西去林邑三千里人皆奉髮裸殊方異俗別其冠裳奇其稱目

扶貝斷髮及文身輕生易戮神武宣威梯航相屬

古先折口王西羈縻撫育文德仁恩遠人斯服

卷之十三

重刊增廣八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四

平陽王朋壽編

經典篇第八十三

毛詩漢魚豈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特人謂萇為尚書以其上古之書

世帝王之遺書也孔子刪之大毛公謂萇長為小毛公以二公所訓傳故謂之毛詩周易世紀曰伏羲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

禮記周禮儀禮並周禮記作後通儒各有春秋魚曰史記之名也言春秋則各

戴禮聖王又刪為四十六篇各小戴禮其後諸儒加孝經孔子為弟子曾參說或以為非為參說論語

赤亦為之傳曰公羊曰穀梁孔子死後群弟子記諸善言也趙注注孟子孟子趙注注孟子題辭曰子孟子即人也名

子序云論語者五經之館鑿六藝之喉衿子序云論語者五經之館鑿六藝之喉衿子序云論語者五經之館鑿六藝之喉衿

叙方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梁然靡所不載

扶貝 大樸既散 澆漓失真 斯文未喪 挺生聖人 明於物理 著以人倫 五常百行 典藉斯陳

君臣以別 父子以親 日星同耀 万世弥新

史傳篇第八十四

蒼頡

世本注蒼頡仰觀日星之象俯視鳥獸之迹以制字為黃帝之史官

漢武帝始置太史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史記太史公自序云

上自黃帝帝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九十一百三十卷

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成氏繼百世之末非其義也

當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九十九卷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

家所成今

漢書是也

孔子

約魯史以脩春秋書有褒貶故

李延壽南北史魏徵隋書宋庠歐陽脩唐書

薛居正五代史前賢云九家皆良史之才

王肅

魏志肅對明帝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

呂不韋

呂不韋陽翟人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使人各著所聞集以為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万物古今

之事号曰呂氏春秋布於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賞千金

孟子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也

史官倚相

左傳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贊

史職記事 其來尚矣 始自蒼王 言動斯紀

逮至夏殷 左右以位 惡心不文飾 善無溢美

謂之實錄 聲光燁燁 九家粲然 日星同軌

書曰字以篇第八十五

說文云書有六義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秦書

許慎說文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著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世之有書 本乎上世 蒼頡精英 象形由致

日月並明 王門閨位 假借蟲麟 各從其類

逸為鍾王 剛方妍媚 自此以還 紛然磔蝟

講說篇第八十六

漢夏侯勝每講說必語諸生曰經術苟明 禮記

如撞鐘扣之以小者

取青紫如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漢董仲舒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馬融

後漢馬融常施

則小鳴扣之以

大者則大鳴

絳紗帳授諸生經義於前設女樂於後

魏文帝

魏志文帝在東宮疫癘數起士人凋喪帝深感嘆與大理王朗書

弟以次相授鮮有入其室者

則小鳴扣之以

大者則大鳴

絳紗帳授諸生經義於前設女樂於後

魏文帝

魏志文帝在東宮疫癘數起士人凋喪帝深感嘆與大理王朗書

弟以次相授鮮有入其室者

云疫擣教起士人凋傷予独何人能全其壽
遂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勤充倦
者得其門則邪
僻之道塞矣

焚貝

聖王經玄奧 講說能通 詮文論義 雅正斯從
文學道守志 理以折衷 不僻不陋 率取中庸
難疑答問 極究研窮 師資是賴 成允成功

筆黑墨篇第八十七

蒙恬

博物志蒙恬世為秦將 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
製筆世之有筆自恬始

孫權

吳祚因統曰吳王孫權嘗夢北面頓首於天帝前忽見一人以筆點其額竟以
問徵士能熊曰吉祥矣大王必為王者人之首領者王之上王上加點主字也權

江淹

宗略曰江淹字文通少夢人授五色筆因此有文章後數十年夢一丈夫曰稱郭
璞謂淹曰前者借君筆今可見還夢中還之自是文章日退時人稱淹才盡矣

谷子雲

漢書谷永字子雲與妻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号
曰谷子雲之筆北妻君卿之唇舌君卿護字也

韓定辭

唐事遺文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為鎮州王鎔書記
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慕容馬郁延接馬有

瑤象牙為筆管麗飾則
有之然筆重則墮
詩贈韓曰燧林芳草輕
思盡日相携沙飛燕別後
離清秀意在試其學同韓即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
學辨癡龍菽云最多感德好得銀

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上靡不欽羨然疑其銀筆之事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事

韓曰昔梁元帝為江東王時好學著書常帶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為管
或用班竹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用

斑竹管書之雪兒字密之愛姬見賓客文章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歌之
書於衛夫人夫人掩其不意自後制手其筆莫

能得數日此子他日以書名天下
我安國家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
安用此毛錐子為毛錐子謂筆也

班子孟 葛洪神仙傳班子孟不知何許人也
嚼黑土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史弘肇 五代史漢史宏肇起身卒伍不
識字素不喜儒士嘗曰文人輕

晉書陸雲與兄書曰一口上玉臺曹公藏墨十數
萬斤云燒此復可用不知兄願見之否今送二螺
魚主曰魚已死玄曰元苦乃丹書白紙內魚口中投

鄧后 東觀漢記和熹鄧后即位萬國
貢獻采芝禁絕惟歲時貢帝墨而已

智永 李綽尚書故實云僧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文字書後有禿筆頭十八
唐宋遺事蘇軾字子瞻居黃州之東坡固自号東坡
居士嘗云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義之必作索靖

荀况 筆賦非帛非絲成文章非日非月天
下光正夫隆之而為聖諸侯隆之宜四方

焚貝 筆黑墨之利 紀事記言 秋兔之毫 老松之煙
加之束縛 和以丹鉛 錫之異號 毛穎陳玄

經書簡冊 賴尔成編 螢牕雪案 功斯著焉
硯帛篇第八十八

孔子

從征記魯國孔子廟中有

蔡倫

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對故布擣抄作紙又取古魚網擣抄作帛故其字從

中後人又以故麻或楮木皮作紙或各為穀紙

端歛

視譜云端州端溪之石紫肝色在水中不見日色有鸚鵡眼者曰端歛歛者為上歛州有石其有羅文金星溫潤色如介皮者為上端

者曰端歛歛者

高麗鹿

王師中蓬萊錄異曰河船自高麗來市紙一幅其闊二尺其長六丈

王宙

名取貝道乾王曾青州人為相堯元子使

使就其家取其平生所用硯以賜大子

淳于生

異同集云唐淳于生夢游一處其榜曰槐安國既入遂尚其王之女既而出為南柯郡守在郡嘗與其妻游龜山硯池釣

魚于池上數年其妻死遂辭其王而歸遂文見試以夢尋之見一大槐樹樹根有一穴蟻蟻出

入甚眾淳于以杖掘之探得一穴蟻蟻往來徑路宛然夢中亦也復尋所謂南柯者即槐南

異號

文房四寶董墨硯是也各龜山也又得一古硯中有水乃所謂硯池也文多不載

硯曰陶泓又曰石文

人帝曰楮先生

焚貝

硯之為器

誰能具陳

鐫鏡取石或以陶鈞

方圓厚薄

妙意斯存

紙之為舩

砥石平均

楮皮魚網

滌以澗淪

相須為用

萬古之珍

金銀篇第八十九

禹貢

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注云金銀銅也

陳平

漢書高祖與陳平金四萬斤使問其君臣不問出入

佳問不疑

史記雋不疑南陽人為郎中事文帝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金去金主

周穆王

列子云周穆王與化人游

金主意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告歸者還金金主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郭况

漢郭况為鴻臚卿上數幸其第賜以金銀為飾以金帛京師因号况家為金穴

瑞應

瑞應圖記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

朱提

漢書朱提縣屬犍為郡出銀其價比他處出者增倍

東方朔

方朔十洲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門有銀榜曰天地長男之宮

二疎

後漢疏廣字仲翁子受字子東海蘭陵人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

甄彬

南史甄彬中

以所有金盡以散之鄉黨宗族焉

季子布

史記季子布隱於魯朱家後救之為即甚見信重人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

甄彬

南史甄彬中

學就州長沙寺庫所買錢後贖學到家於芋東中得金五兩以手中裏之彬送還寺庫道有人

范滂

史記范滂字叔仁汝南人少為清高滂嘗曰吾嘗聞滂之名

孫綽

晉孫綽字興公太原

不復以此言相屬自此名德益彰

子孟子

孟子子齊王餽黃金一百而不受宋

杜子美

唐杜

作天台賦甚工以示友人范

子孟子

孟子子齊王餽黃金一百而不受宋

杜子美

唐杜

崇期云卿賦擲地當作金聲

里立

世有里諺常云家雖富手中須使布其言淺而中理

武帝

漢書武帝李仙長生不死方之言曰海中有蓬萊方丈瀛州

壯子

詩外傳

持千金聘莊子以為

顏淵

莊子蓬生篇云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相莊子固辭不受

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向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獲猶其車却也亦復却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奢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傳說 尚書說命上王曰 列子 列子云有人正昼攫金於市為人所執或若金用汝作礪 列子 列子云有人正昼攫金於市為人所執或

五金之英 黃白斯中 剛柔得中 與德同類
不為布泉 不為利器 人自寶之 珍藏於世

辭則清貞 貪焉濫穢 取之與之 務行乎義

珠玉篇第九十

黃帝 莊子云黃帝游於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於赤水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高朱索之而不得使詭索之而不得使象罔索之而得黃帝歎曰象罔

少昊 王子年拾遺曰黃帝之少子曰青陽是曰少昊有白雲之瑞號為白帝有鳳凰明珠致於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照服於天下故也

緯蕭注 織蕭也

宋王 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車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特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鞋

大小儒 莊子外物篇大儒以詩禮發家大儒體傳曰東方作笑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粉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阪生不布施死何合為接其髮

卞和 韓詩外傳楚人卞和得玉璞於荆山中獻於王王謂其欺已別其左足後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荆山三日三夜繼之以血王使人理之乃得

郗詵 晉書郗詵字廣基奉吳良射策為天下第一文帝問博物志蛟人從水中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常自稱淵

鍾離意 後漢鍾離意意顯宗時為尚書時交趾守坐賊敗以其資

子孟嘗 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

子孟嘗 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

子孟嘗 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

子孟嘗 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

子孟嘗 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

子孟嘗 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

子孟嘗 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

子孟嘗 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

楚貝

合浦崑山 靈珠美玉 光粲溫良 比之仁德

明月夜光 固難韞匱 以暗投人 按劍怒目

抱道懷才 監茲為則 待賈而沽 慎无欲速

平公 孫柔之瑞應圖云晉平公鼓琴有

曲日植 魏曹植與楊祖德書曰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建於北魏

陸機 晉陸機文賦曰石韞玉

孟子 子孟子曰諸侯之寶三

錢絹錦繡篇第九十一

鄧通

史記鄧通蜀郡人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而上願見其衣後有穿竟而以夢中陰目求之見通衣後穿乃所夢也帝因幸之今相者相之曰當鐵死帝曰富之在我遂賜蜀道銅山使自鑄錢

郭子橫

郭子橫著洞冥記曰漢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以置帝

千寶貝

千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虫其形類蟬其子著草葉如蚕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子以血塗錢八十一文置之於一室中每市物用其子所塗錢則勿用其母所塗者則錢復來用其母所塗者市物則留其子所塗錢其來亦如之各曰青鳥兒

王隱

晉書王隱云惠帝時有錢神論曰錢之為物有乾坤之象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特行藏有節市井便利易不患耗難折象壽不虛象故能長久為世神室親故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元無異而飛无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笑之口錢多者慶其前錢少者

魚百保

晉書魚百保字元道著錢神論曰錢可以役鬼神况於人乎云

黃守

幽真錄黃守先貧忽大風雨散飛錢至

織女

漢書董永父死就主人貸錢以葬天降織女與之為妻為主人織絹一月織三百疋償錢既足凌空而去

羊欣

魏志楊脩與武帝同看曹娥碑碑陰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董白武帝莫曉楊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董白受辛受辛辭字

石崇

晉書石崇巨富為頂羽與漢高祖既滅秦羽封諸侯或勸羽都關中羽曰大丈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綉而夜行遂還徐

左元放

魏志左元放有道術在曹操座上於須蜀中生薑以笔之元放曰容性市之操心其不實乃謂曰若於成都市生薑吾先是使人於蜀

趙壹

後漢趙壹詩云嗚呼北堂上翫麟倚門邊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葛生

毛詩葛生刺晉獻公也角枕粲兮錦衾爛

舜典

尚書舜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山

煬帝

隋煬帝開汴水以達揚州船以錦為纜使宮女衣綺綉挽之

劉延朗

五代史劉延朗宋州人廢帝起事於鳳翔時延朗為孔目官率城中民錢以給軍

虫貝妃

白延翰唐拾遺云楊貴妃縊于馬嵬驛

鄭愚

唐鄭愚津陽門詩云

劉峻

南史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博極羣書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梁武帝每集文

錢之為物

以濟不通 縑絲綺縠 衣被為功

制之有等

絺繡文龍 不僭不陋 服稱其衷

取之不義

或喪厥功 過差不道 鍾為鞠完

焚貝

印綬篇第九十二

錢之為物

以濟不通 縑絲綺縠 衣被為功

制之有等

絺繡文龍 不僭不陋 服稱其衷

取之不義

或喪厥功 過差不道 鍾為鞠完

焚貝

印綬篇第九十二

張良

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高祖令鑄印及張良入高祖方食為良言

顏真卿

唐朱泚之叛顏真卿憤忠義欲徵兵而無印遂倒用司農寺印

扶貞

在昔唐虞省方班瑞印綬等差革于後世

金玉青黃名同制異忠孝賢能佩之无媿

付與非人姦凶所利封錫審詳庶幾不墜

劉敬

漢書曰劉敬上書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洛陽曰東

公

漢書曰云昔者周公營洛邑以為在張儀華陽國志秦遣張儀收蜀儀至蜀築城

鯨

吳越春秋曰鯨築城以衛居山佳豹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故謂之紫塞

子四子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

扶貞

都邑之稱爰從古昔外郭內城渠隄溝洫

始皇

秦始皇建阿房宮唐杜牧之阿房宮賦其畧曰釘頭鱗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

德苟不修

以為民域衛善防姦高深峻極

宮殿樓臺

宮殿樓臺篇第九十四

星熒、開粒鏡也綠雲繞、梳曉髮也渭流漲膩弃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電乍驚宮車過也輾、遠聽者不知其所之也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云、現此賦則其大可知也

高祖 漢書蕭何建未央宮成高祖以為之絕 殿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秦本紀 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矣 馬皇后 東觀漢記明德馬

敬法殿上令兄 後唐 五代唐莊宗都汴夏若熱欲於內苑建一樓以避暑者計費錢數

弟得入見之 十萬三司使郭崇韜以庫藏匱乏難其事諸宦者從旁言曰臣

等及見長安全盛時大明殿慶等宮樓閣百數今之內不及故時知相家陛下欲營造一

樓三司使郭崇韜眉頭不展莊宗於是使人問崇韜曰朕昔與梁相持於河上不避寒暑亦

不以為苦今無事深居竟暑熱不可當夫何故也崇韜對曰陛下

下昔日以天下為心今日以一身為急故也莊宗遂罷其議 文王 毛詩靈臺章云經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孟 伍舉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登

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懽樂之 烏曰吉室美夫對曰先君莊王為範居

數年乃成諸侯不至若君謂此臺為美殆矣 賈逵注曰所謂範居乃高臺名也

寡婦清 史記蜀寡婦清先得丹穴之利數葉家大富清寡婦也能以財 相如

王葆衣益州記司馬相宅在成都西笮橋 漢光武 後漢光武皇帝築雲臺上圖

北百步許今海安寺是也南有琴臺 樓觀極精巧先稱平泉材輕重當宜然後造

之威不 魏明帝 世說漢有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泉材輕重當宜然後造

與烏 魏明帝 構乃無錯錙銖逆相負揭維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損魏明帝

登之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之即便頽壞 梁孝王 漢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作

論者謂輕重之力偏故也後竟不能修 陳 耀華之宮禁苑苑於園中

元達 載記劉聰元海第四子以永嘉四年僭位於平陽立重貞嬪劉氏為白皇后將為劉后起鸚

沮亂朕心并其妻子同泉東市使群鼠共穴特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社

稷之計陛下殺臣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

聞之密遣中常侍勅左右傳刑于是于說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道還園為納賢園

李中堂為魏賢堂鸚儀殿之議遂 嚴 魏武魏畧武帝於鄴都築銅雀臺殿上以銅

鑄鳳凰高二丈置之殿脊 道安 高僧傳道安名重當時習鑿齒謂曰四

問之曰賞其神 後 梵 佛教之來 歷二千年 得人為多 声名藹然 圖澄羅什

俊又為愛養焉 神變无前 道安支遁 交結英矣 辯辭奇好 信史光傳

舉其大者 後來勉旃 卷之十四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之十五

平陽王 明壽 編

堂宅門地篇第九十五

論語 先進篇子曰由之瑟言為於丘之內人 管子 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已千

里之情通堂下有事而居十月不聞步者百日万里之情 楊震 後漢楊震華陰人好

通門庭有事周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万里也 宮殿簿 洛陽宮殿簿

鶴雀銜飛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鱸者大夫之象也數有三者 宮殿簿 洛陽宮殿簿

莫不資之 禽魚菜茹 與眾同之 久弥垂裕
利苟自專 民无所措 大道通塗 安行奚懼

市井篇第九十七

毛詩

陳國風東門之枌疾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奔其舊曰周制曰朝

市朝特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風俗通

當於井上沈濯令香潔然後到市也或曰古者二

十畝為井因井

秦車心

尚書傳秦惠時狼入咸陽市昭王時狼又入咸陽市中

呂不韋

呂不韋為秦相著呂氏春秋懸之咸陽市門

繫于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千金時元能者

漢書

漢書曰刺綉文不如倚市

司馬季主

史記司馬季主卜於長安

市南

楚國先賢傳曰熊宜僚楚人也隱居市南不屈於時

梅福

漢書梅福為縣尉以王莽之亂一朝棄妻子

法言

楊雄法言曰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一開之市必立之

名為吳市

伍員

史略伍員出昭關夜行昼伏至於陵水

古語

云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

則以財與利

扶負 市井致民 其來尚矣 自昔神農 玩交析理

噬嗑象宜

緣情逐類

以取化負錢

以通財利

壟斷之登

閉司征稅

貪殘之為

率非善治

菓實篇第九十八

李子少君

史記李子少君見武帝言曰臣嘗游海

許栖巖

洞冥記許栖巖若於蜀道棧路絕險處馬失俱墜

適有積葉得不損傷而無路可上久之人馬皆飢馬絕落葉

陳仲子

孟子滕文公下匡

漢書曰

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匍匐

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手焉

東方朔

漢武外傳西王母降於漢宮與武帝坐方朔自

班固漢書曰安邑千樹東萊燕秦千樹栗江南千樹橘與千戶侯等

屈到

國語屈到嗜芡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芡及

孔子

家語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

已嘗三盜吾桃矣帝始異焉

夫子楚國之政其刑法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

不譽其德祭典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則上

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天子不以其私欲干國

之典遂不用注云艾菱也家臣曰老建屈到之子也

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

郊祀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立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

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而下臣

以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注雪拭也

李子衡

吳書李子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每

欲治家妻曰日氏輒不所後密遣客于

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貧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見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客十戶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可當封侯吾嘗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居貴而能貧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家道遂殷足矣

宋就 賈誼新書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惡也楚亭人惡梁亭之賢已因夜往竊摘梁亭之瓜比皆有死佳者梁亭竟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禍之甚也我教子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曰而行瓜則比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恬而察之乃梁亭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楚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驩由宋就始 語曰轉敗為功因禍為福老子謂以德報怨之謂

魏武 世說魏武帝姓曹名操字孟德小字阿瞞嘗行軍失汲三軍

天寶遺事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酒酣願謂李太白曰我朝與太后朝孰愈太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固由佞倖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釋香味唯棟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

金剖石採玉皆得精粹 **陸納** 晉書陸納字祖言吳郡人少有清操為吳興太守不受俸

明皇笑曰與子士過有所飾 **安既** 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

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移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王戎** 晉王戎幼敏慧與羣

群兒爭往取之戎獨不去或問之曰 **度索君** 魏文帝列異傳表本初時有神出河東号度

李在道傍而繁必苦李也已而果然 **白布單衣** 高冠冠似魚頭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已

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白日子** 羊東而曾子不忍食羊

東公孫丑問曰脰炙与羊東孰美子西子曰脰炙哉云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脰炙

而不食羊東曰脰炙所同也羊東所也沛名不沛性性所同也名所移也

漢書王吉少好孝居長安東家有東樹垂吉庭中吉婦取而 **狙公** 莊子云狙公賦芋曰朝

峻之吉知乃去其婦東家聞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乃已 **張寒** 馬博物志張寒為使西域還得安石

然則朝四而莫三象狙皆悅 **名實未虧** 而喜如心為用 **張寒** 馬博物志張寒為使西域還得安石

瓜於長安青門外東 **莊子** 莊子曰朽瓜化為 **楊妃** 唐明皇愛幸楊貴妃貴妃好食荔

陵特人謂之邵侯瓜 **莊子** 魚物之變也 **楊妃** 支荔支出川蜀及閩中去京師地遠而

荔反世云一日色亦又二日香亦又三日味亦於是每荔支熟特置驛以貢其未變

而得進御也故杜牧之詩云長安西望繡城坊門坡第開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荔枝來見郭恩奉記 **西王母** 漢武

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侍女捧以進于

王母王母以五枚与帝自食二枚帝食而留其核母曰用此何帝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實

非下土 **劉阮** 續齊諧漢明帝永安十五年中秋縣有劉晨阮肇二人天台山采藥迷失道路

所種也 **劉阮** 糧食之尽劉阮見山頭有一桃樹共食之如竟輕健下山得湖水飲之遂谷深浴見

有蔓菁菜從山腹出又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里許又度一

出一大溪見二女人顏容絕妙呼劉阮姓名曰即等何來之晚也因邀居其居堂宇服用无不精嚴

左右侍者悉皆端麗設酒食須臾又有三五仙客將桃五七枚來云共慶新節也劉阮駐者半月

求還家女留之曰今來此皆是宿福當留且留此是遂佳佳以日月計之約半年其中天氣恒如二三

月特又求其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若以此爾劉阮從山洞去不遠至大道還鄉不見花白

人詢訪宗族得七代子孫二人駭焉悟知還山竟尋舊跡不獲後二公亦不知所終云 **銜核** 據言唐有人種李而其味甘美異常 **四皓** 據遺唐有人中庭有橘或取摘之

手至未摘其橘皮自裂橘中有四老人相對亦其茶 **齋成** 左傳齊使連稱管至成也謂之

許二人遂

老子

老子苦縣人其母懷者七十二年一日庭下樹李樹從左腋而謀弑君

焚

菓實之味

非甘即酸

土木之性

惟斯兩端

荔支之毒

芙蓉之寒

各以所處

隨而受遷

乘粟榛橡

有功數年

新斯薦廟

因敢弗度

花竹木植篇第九十九

袁保兒

南都烟花錄隋煬帝時宮女有袁保兒者顏色端麗然頗有憨態海中

如新帝每御輦使保兒持此花以侍号曰司花女一日在便殿命雲世南草詔保兒定目視世南帝曰汝不識此人耶於是使世南朝之世南朝之应制為一絕以進曰冬子畫城見羊未成垂

有驪神太慈生緣慈却得君王 鬼仙 唐西川蜀州太守衙後園有紅梅六樹正月間花

窵長把花枝傍翠華行帝大悅 正開時傍有小閣居嘗封鑰之守園老吏忽見

數婦人在閣上凭欄賞紅梅花笑語甚懽意其太守家人引避久之不聞人聲往視之閣之封

署如故塵埃宛然吏為馬以告太守使開而登閣上則杳無人跡於壁間見題字墨猶濕乃一

絕句也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心仗高樓 冠萊公 宋冠萊公下邳人為相

莫吹笛大家笛取倚欄杆識者云此必鬼仙也載於樞遺 梅聖俞 宋梅聖俞為相

執之言聚為雷州司戶過便嶺嶺上有神祠往來人甚神靈之萊公云其下疎疎折竹一

枝插於祠前誓之曰若冠翠不負朝廷 此皆活後果活 至生於成林後人号曰菜云竹

俞 归田錄梅聖俞宣州人知名以詩 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論惜之其初受勅

修唐書也謂其妻刀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其妻应声曰君於仕宦何異鮑魚上

竹竿聞者皆 湘妃 博物志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 謝靈運 晉書云元康

以為善對 羅浮山 羅浮山記曰以竹本出西城張寰西至大夏 史記 史記曰渭川千

生花紫色 結實如麦 韓退之 唐韓退之詩云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 王者德 徵祥記曰王者德

戶侯 甘露降尊吳容泉 倭佺 劉向神仙傳曰倭佺好食松實能飛 萬 謝承後漢者

則竹葉受之也 歛人也除即中曹母喪与官行禮負土成墳種 東方朔 漢武帝開居鶴鳴新雨止朔執

松栢子株亦鳥鳳棲其上白兔游其下 莊子 莊子名周道遥游篇云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

鶴立枯株枝上東 向而鳴果然 莊子 莊子名周道遥游篇云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

云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命堅子殺雁而烹之堅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

不能鳴請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非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 壯周 曰鷓雞

其天年今主人之鷹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材与不材之間 孟 孟 孟 孟

海飛于北海非梧桐 陶淵明 晉陶淵明柴桑人門裁五柳自 孟 孟 孟 孟

不棲非竹實不食 陶淵明 号五柳先生解官归作五柳傳 孟 孟 孟 孟

以其却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无萌蘖之生焉牛

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其濯、也人見其濯、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焚

奇花異卉

在處有焉

土性秀發

何必丹延

昔稱西洛 棊布名園 功參造化 妙先天
巨材脩竹 喬岳渭川 棟梁蘆縷 比用才賢
禽獸虫蛇魚篇第一百

莊子

逍遙遊篇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

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詩疏孔演圖曰鳳火精也雄曰鳳雌曰皇雜曰鸞詩疏曰

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詩疏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鳳有六像一曰頭像天二曰

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許慎說文曰鳳麟前鹿後

蛇頸魚尾龍文龜背鶯領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相

鶴六年大變百六十年亦止千六百年形定軀尚潔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

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調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吐以故修頸以納新故生

天壽不可量所以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

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驥 衛懿公 左傳衛懿公好 林逋 林逋處士居於錢塘西湖養一鶴

驥也飛則一舉千里 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

於空中通見之 田饒 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

知有客即歸 五德猶淪而食之者 左傳 左傳曰古者畜龍故 陶侃 晉陶侃嘗捕魚於澤得一織

何也其所從來近也 龍飛 魏志華歆原管寧三人為友為 莊周 曰朽瓜化為 龍伯 列子龍

去 龍飛 魏志華歆原管寧三人為友為 莊周 曰朽瓜化為 龍伯 列子龍

揚崇宗 我 天寶遺事長安城中富民楊崇宗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隣兒李

牙移易志心 變神與形化 無所不見唯有一鸚鵡在堂前架上劉遂陳言其夫不婦慮為鄉里知其情劉氏遂自新于官亦未之

考時人亦莫究其弊縣官并詰崇宗義家檢校而鸚鵡為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奔也遂捕付獄

備伏情款事奏明白主歎訝久之劉氏李奔奔市封嬰武為綠衣使 非衣耀鄉 天寶遺事非衣

者付後宮宮人養之張說舍人撰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甚著 高太素 撰道高士高太素累徵不

夜看案牘昼決獄訟常養一雀每至初更時 禮記 月令曰季子夏之月腐草化為螢又曰鸚鵡

有言至五更則急鳴耀鄉曰為知更雀云 晉惠皇帝 在華林園聞

處清心亭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异卉每至一時即有一猿請亭 尚書 西旅獻獒

下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大素因目為報時猿時人多師事太素 山 儂人奇其事為立廟為鹿王廟此說與主自銷所載稍不同兩存之

此蝦蟇屬官乎屬私乎賈胤對 禮記 能言不離飛鳥程能言不離禽獸 林正王

曰在官地者屬官在私地者屬私 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尺取之則我之族滅絕無有遺類矣我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

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跪而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者與其族類

其群整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 史記夏之世有

大仔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於九夷八蠻西旅辰貢厥獒 注西戎之長致貢其犬大高四尺曰獒以犬為異

揭竿於東海上釣而連六龍海中每三龍共載一仙山自為龍伯所釣之後方輿負嶠

二山遂沒於海底群仙遂無所居訴於上帝帝怒侵小龍伯國之人至今止長五千里 孔鯉

家語孔子娶于宋一歲而生孔鯉生而昭公以 公羊哀 淮南子云公羊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兒

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因以魚名鯉字伯魚 往視之則博而食之故文章成獸爪

牙移易志心 變神與形化 無所不見唯有一鸚鵡在堂前架上劉遂陳言其夫不婦慮為鄉里知其情劉氏遂自新于官亦未之

考時人亦莫究其弊縣官并詰崇宗義家檢校而鸚鵡為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奔也遂捕付獄

備伏情款事奏明白主歎訝久之劉氏李奔奔市封嬰武為綠衣使 非衣耀鄉 天寶遺事非衣

者付後宮宮人養之張說舍人撰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甚著 高太素 撰道高士高太素累徵不

夜看案牘昼決獄訟常養一雀每至初更時 禮記 月令曰季子夏之月腐草化為螢又曰鸚鵡

有言至五更則急鳴耀鄉曰為知更雀云 晉惠皇帝 在華林園聞

處清心亭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异卉每至一時即有一猿請亭 尚書 西旅獻獒

下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大素因目為報時猿時人多師事太素 山 儂人奇其事為立廟為鹿王廟此說與主自銷所載稍不同兩存之

此蝦蟇屬官乎屬私乎賈胤對 禮記 能言不離飛鳥程能言不離禽獸 林正王

曰在官地者屬官在私地者屬私 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尺取之則我之族滅絕無有遺類矣我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

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跪而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者與其族類

其群整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 史記夏之世有

大仔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於九夷八蠻西旅辰貢厥獒 注西戎之長致貢其犬大高四尺曰獒以犬為異

其紫叔之于檀中至周幽王時開之其紫流出化為鳧走以後宮觸宮中
女子既而女子有娠以其不夫而娘流于襍中遂生褒姒
別錄王師中知登州一日大風異常呼州之父老問之云此何祥也父老曰海中有魚最大者
曰海鱸將過此則必先有大風此幾是也師中曰苟果爾當其欲到時幸見報與父老共觀之翌日
父老云海鱸且至矣邀師中登蓬萊閣候之須臾魚至不見其首但其脊如山
出水上隱隱自北而南經二日始見其尾莊子云未有知其脩者此之謂與
字子明夏陽人常夜行嵩少間忽望見前林麓間光彩日耀近之稍文見寒氣逼人行至林間
則去道數十步外見一大蝦蟆如數十間屋光出其身之四周垂意其心是月中物也大駭
奔走出林迴列子途恐忘之遂詠其事時有從後聞之者遂以其語求之得鹿譜取以去其
視之不見矣
人至家將刀繩之屬復來取鹿
至其處則无有也於是自疑以為夢
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今其地
乃為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德
江淮人為特珍更相贈遺云

王師中 唐宋 據遺

周鼎 錄異記 唐周鼎

蚌貝 鯤鵬之大 斥鷃之微 鳳凰鴉鵂 因地因時

貴安其分 隱見從宜 昆蟲鱗介 各以類推
或潛或躍 孰是孰非 以資口腹 聖仁所嗜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五 終

丁亥重九前假趙秋巖藏大定本校勘一過 益識



類林一書見諸讀書敏求記類家郡中小讀書堆

有此書却未寓目近年小讀書堆散出聞為琴川

張月霄所有月霄錄其意抽訪金人書籍得此記

為珍秘此未聞諸月霄友人何夢華者茲春

初昭文同年張子和之孫伯文以此書寄余余為

數跋余頗疑之述古原物為是之人舊鈔月霄所

得未知述古物有否伯文亦不省斷非元人所物不知

顛末未敢下筆因遣力專書詢之西復云係書友王

性所獲云為吾鄉席人舊藏月霄月藏本係吳

方山故物行疑與之同惟疑其稍異耳余亦方悅然

於書之留傳于世者正無書感也類林世不多見
今月有得諸郡城而伯元得諸本邑席氏之說未
可曉未有孫從添一印則恐歲書愈也此鈔雖屬
其舊而然就伯元借校于月書本言可知二本同
出一源去海島未稱古籍關以數又得後一如有
者尋得也陸績述其流凡安見之古之感亦再見
於今日即因書教濟而歸之

道光元年元夕前一日由舟力趁夜航得印力識

宋厚一翁



類書



類書盛於六朝其時風尚隸事學者博觀羣書每
自輯一編以便採取昔人所謂百貨聚處也近世
古籍散亡若華林遍略長洲玉鑑等書久已無傳
北堂書鈔等之傳於世者又為後人增改攙亂廬
山真面目不可得見矣類林十五卷金大定間平
陽王明壽取舊錄增廣至一百門某篇各繫以贊
遺文舊典紀載繁富不獨敏求記所舉眉間尺一
事也按新唐書藝文志云于立政類林十卷崇文
總目同中書興書目云唐于政類林十卷分五十
日記古人事迹觀此則明壽此書實以于氏為藍

本原書十卷此十五卷序稱多至三倍蓋實多至
三分之一耳讀書敏求記云大定未^本知存否則遵
王時所見已屬抄本近代藏書家無著錄者予於
戊寅歲得此於書友王姓為吾鄉席氏舊藏古香
可挹觸手如新不獨奇文秘籍足誌欣幸即周稼
墨林吉人跋語亦可瑤貴也卷首有王氏子裕方
印係明王仲山先生正字下酉室二字則王祿之
別字也吳原博沈民則俱有印記首行邊有吳補
菴藏長方印是冊曾入錫山華氏華氏所藏奇籍
幾於充棟曾刻真賞齋法帖行世其鑒別不在項
氏下觀此則是書在前朝已為世重入我朝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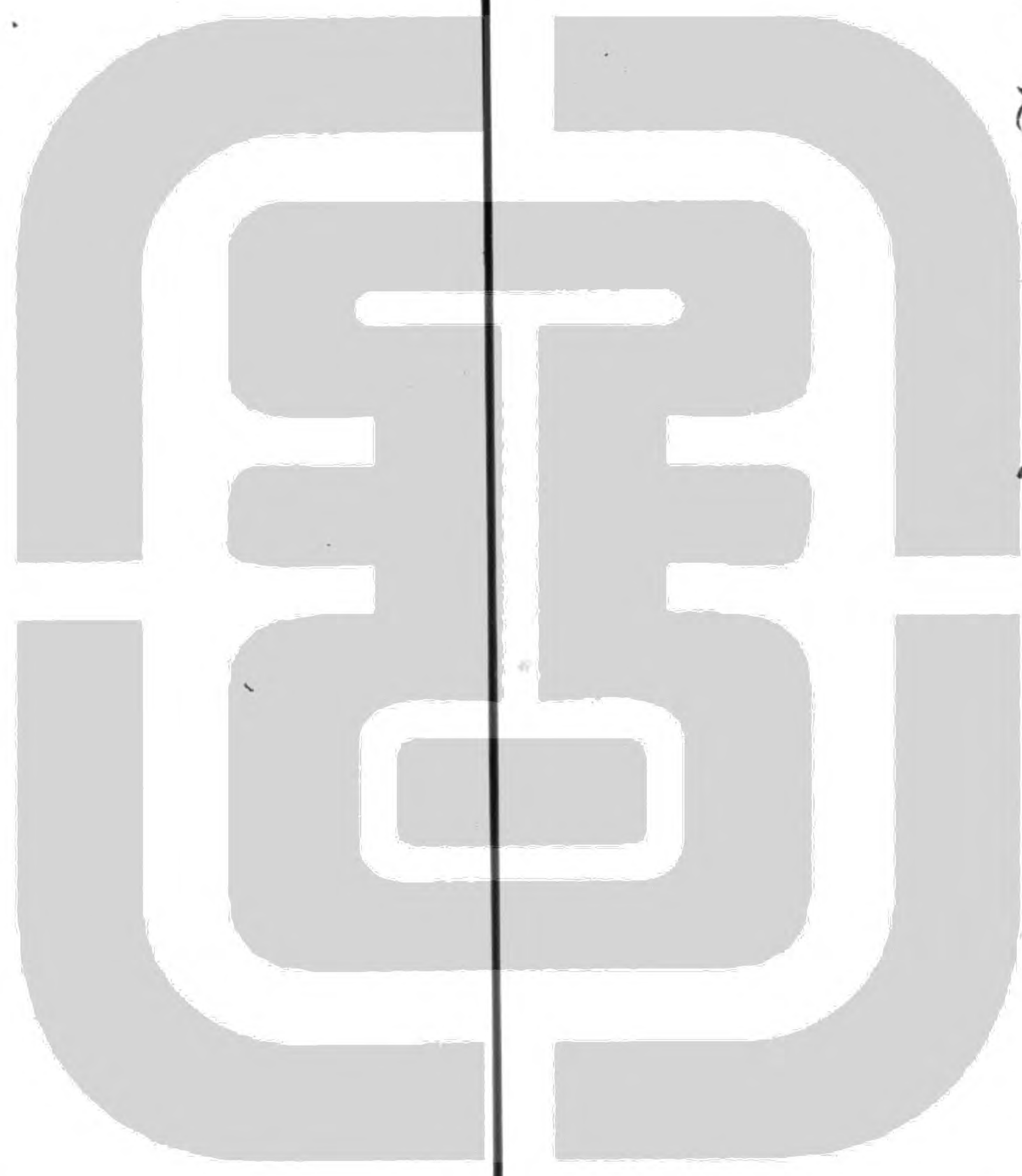
孫慶曾購得慶曾即著臧書紀要者冊面有遐寄
齋散逸五字遐寄為蔣郁文從氏齋名陸勅先素
與之交故得借閱也毛子晉又從周氏借閱一過
數百年來輾轉還執毫無所損抑足為是書幸矣
己卯冬家月霄先生過我齋頭見之詫為奇異據
云近在小讀書堆得一冊係吳方山故物行款與
之同余聞之欣喜欲狂遂假歸手自校勘知二本
同出一源想當時必有大定刊本好古者俱從之
影寫耳今年春郵寄士禮居主人乞為題識主人
擊節嘆賞意欲留諸案頭余不能割愛遂錄副本
以贈而以原本留諸篋中重加裝訂漫記數言於

末俾吾張氏世世子孫永瑤之
道光元年臘月海虞張容鏡美川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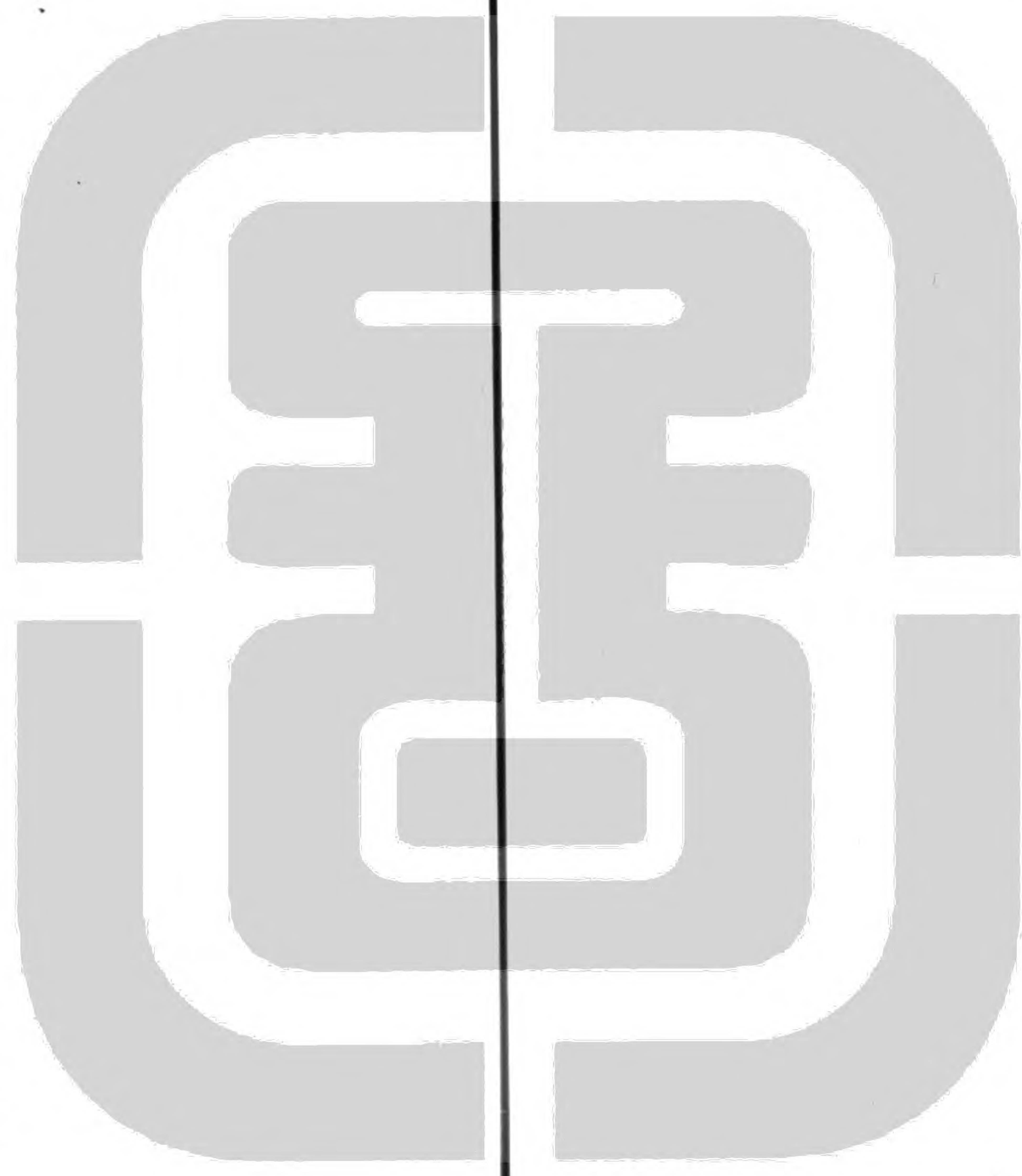
去年別後杳無一音不識漢陽之川何以中心在泉鄉
有館地亦不出門可家食其甚也昨林表
來適弟也出不之遇不知見之詢悉
閣下未甚好致九中及了音亦多可法二君信俱
已得後不印奉聞者恐或他法故不特及也此美
未以三書相示謂以日其悅伯元所藏欲作跋語內

編年備要係弟原物平之無可跋且閱本年伯
元与
元札有願換出之後亦作跋云此公失其寶存
其真不恐減其價故不加墨白別出一帛以足此
其源流皆由轉付伯元其鑒造一本轉美之至
不但書好而傳錄此亦之至名更如此且閱世自
跋後、真快事也初為有文好意余已之私言



印已詳跋、另札後補遺、其中款林一古新舊
此亦未和其中原委、去年所轉華和、張三
歐、收古、古、留、郡、中、款、抱、仲、家、所、款、有、中、有、款、林
已、歸、月、書、自、今、此、古、在、伯、元、之、處、且、月、書、轉、歸、伯、元
者、亦、抑、伯、元、借、福、月、書、者、亦、未、悉、其、細、不、能、下
筆、特、乞、從、責、區、管、造、編、年、二、本、弄、切、跋

足親... 作一跋... 伯之... 取後... 元之... 与... 伯元...



副俱の使... 礼中云... 此... 此...

兄... 弟... 或... 或...

新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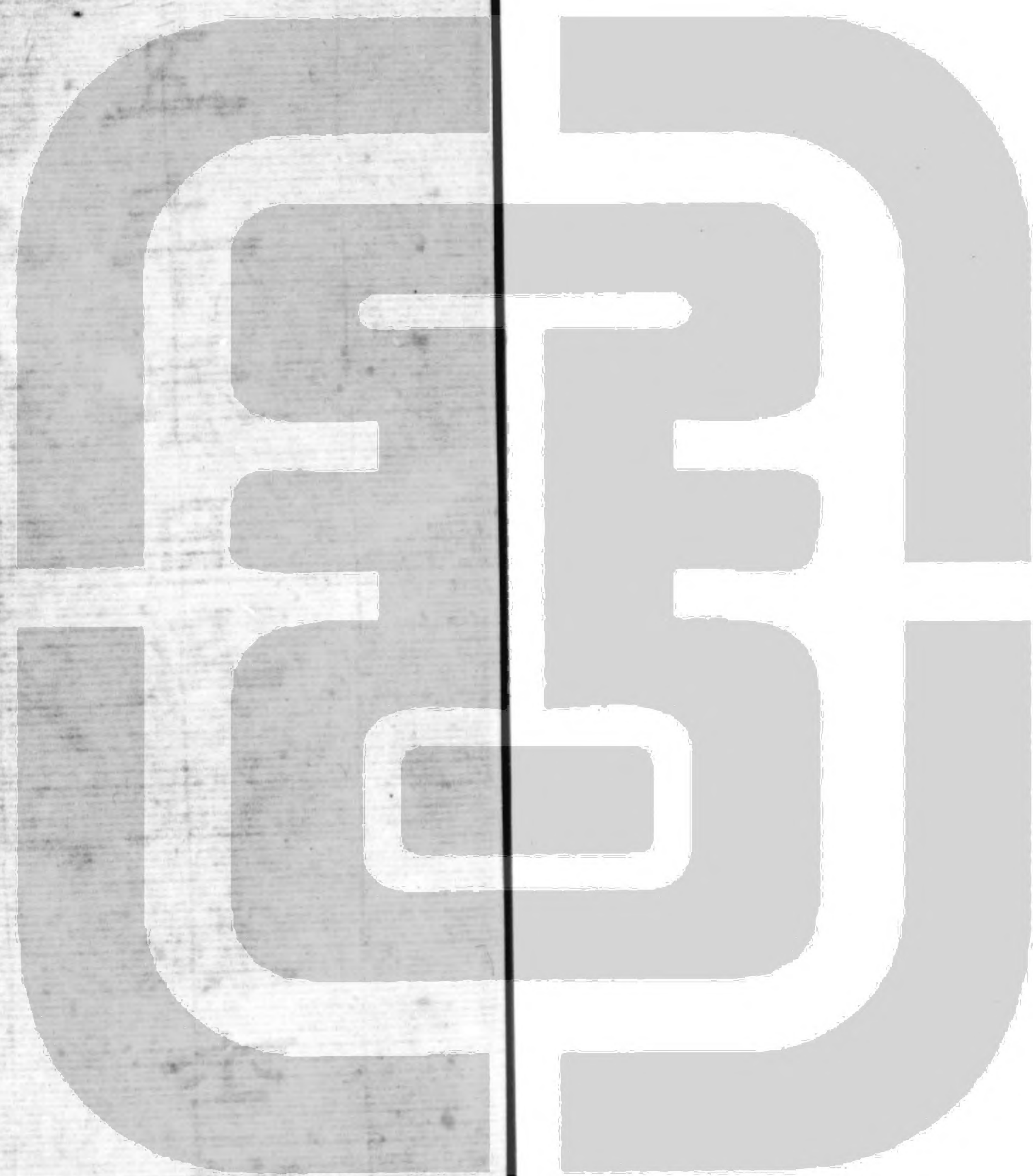
朗仙大兄

五子堂

十二年

金王朋壽類林一書與孔元措之祖庭廣記蔡松年
 之明秀集註吳宏道之中州啟劄皆當世絕無僅有
 之書尤藝林所欲爭先快觀者世無傳本是用寶藏
 同治甲子新秋後百虞山張本淵渭濱氏識

絹唐
得也
元



類林

一

冊共七十

二頁沈氏

制上仲山先生

舊藏

全子秋予

同

藏內缺五葉假

雅庶

元藏本

五首

諸在才已十七年矣

人事

亦沉如煙雲萬變其可名狀余亦奔走

四方

計此十七載所遊者不下二萬餘里上官

羈絆

進退維艱暮鼓晚鐘誰為覺者今春得

告假

歸田以守此於荒庭老屋間展閱之復

可為

一慨亦可名一嘆也

時

崇禎己巳孟夏中泮稼墨氏周穆識

庚午秋九月虞山毛晉借觀一過



類書以杜堂書鈔藝文類聚稱首

若太平御覽等卷帙浩繁學者每

以不便繙閱為恨此類林一冊為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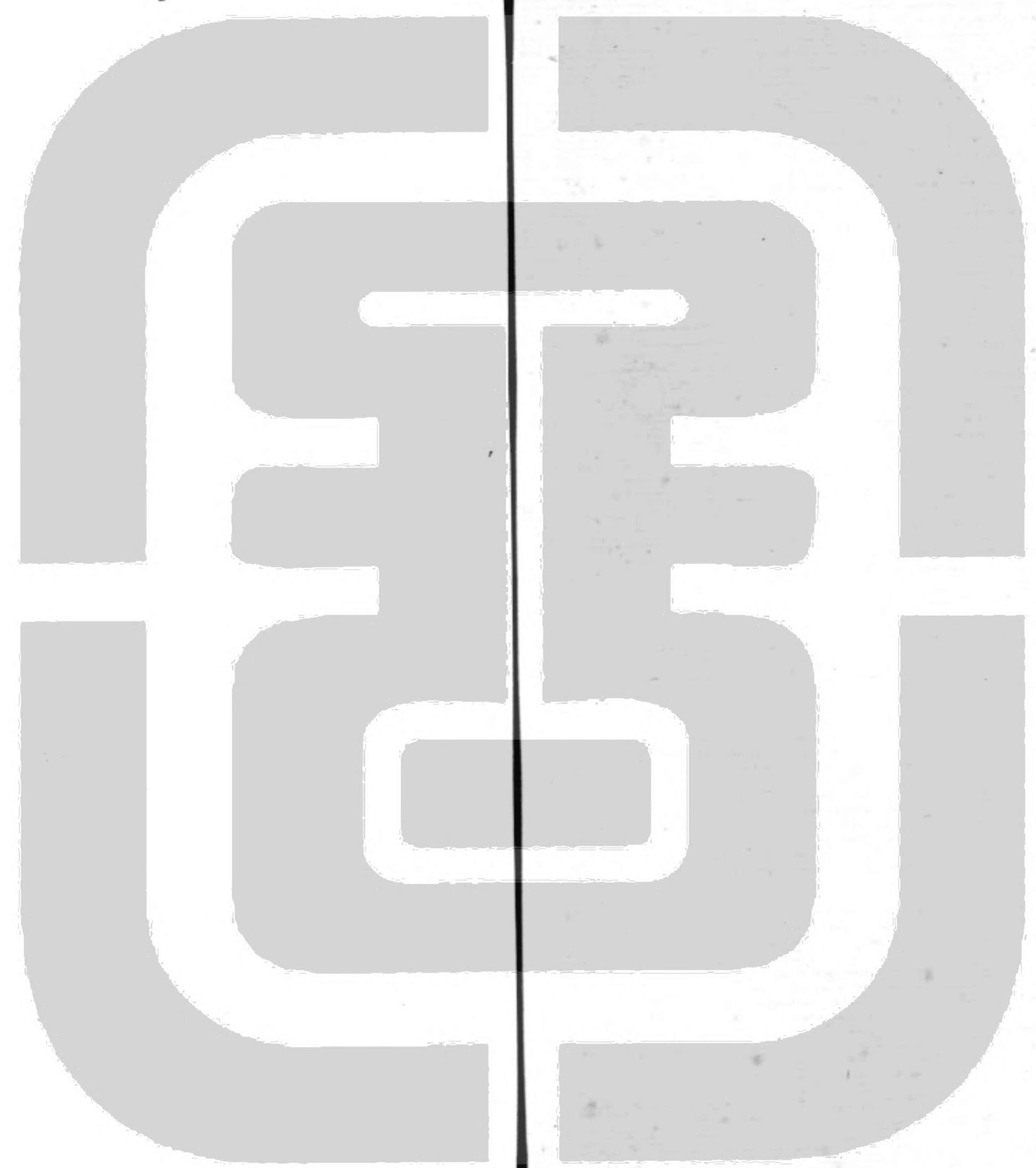
閒玉朋壽所增廣者徵引博洽裁取精

細所採事實甚有他書不經見者信考

證家之秘笈也噫古書散佚殆盡得如

是舊本讀之亦可資眼福矣

康熙甲午仲春鹿原林信讀畢湯記



世